

QIGE ZUOLIAN BINGSHI

主启东著 DE QIUSUO

一个左联兵士的  
求索

沙翁海题



索

(香港)正之出版有限公司

第(一)卷

第(一)期



# 一個左聯兵士的求索

庄啓東著

---

定價：港幣10圓（人民幣6圓）

正之出版社出版發行

ZHENG ZHI PUBLICATION LTD

社址：香港太古城第四平臺燕宮閣P-404

電話：5699110 5670012

圖文傳真：（FAX）852-5675081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7.5 字數160000

香港正之出版社有限公司承制

國際統一書號：ISBN7-5396-0946-X / I·854

---

一九九三年四月（香港地區）初版初印

**版權所有 不可翻印**

---

# 关于《一个“左联”兵士的求索》 (代序)

林默涵

我和启东同志1940年在延安就认识了。他在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简称“文抗”)担任《大众文艺》的编辑工作,我则由马列学院调去协助艾思奇同志编辑党中央新办的文化学术刊物《中国文化》,都住在由艾思奇负责的“文抗”机关,而且同住在一个窑洞里。我和启东经常谈心,交流思想,相互间比较理解。

启东同志为人谦虚,没有像有些文人的骄傲、甚至目空一切的毛病。他常说,到了延安,看到许多有真才实学的领导者和专家,再骄傲的人也会谦虚起来。那时人手少,编一个刊物从收稿、发稿、退稿、画版样、校对,常是由一人做。谁也不嫌工作琐碎或低下,都愿多做事,认真地做好。为了使刊物没有错字,出版得快一点,我们得到印刷厂去校对。《中国文化》创刊号,用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作代发刊词。它在离延安几十路外的安塞印刷厂排印,路远,不能把校样送给毛主席亲自校阅,我就反反复复看了好多遍,发表出来,总算没有一个错字,我有多高兴啊!

启东同志是晋西事变后从山西民族革命大学来到延安的。他很快习惯了延安的艰苦生活。他把他骑的马交公,让马

夫同志去晋西此，介绍他的勤务员到“文抗”当管理员。他不仅一人到延安，还前后携带老母、妻子、妹妹、儿子都来到延安。他说，在上海时，作为一个“左联”成员，全家靠他一个人写稿维持五口人的生活。有时稿子还被检查官扣留，登不出来，生活非常困难。现在来到延安，全家不愁吃穿，可以专心致力于写作了。

他在延安写的第一篇小说《夫妇》在《解放日报》副刊上分三天登完。当时担任文艺副刊主编的丁玲同志说：“庄启东这篇小说好象是一个老作家写的。”后来这篇小说被叶以群选入解放区小说集内，在香港出版，就以《夫妇》为书名。编者在后记中写道：“集名《夫妇》是用了庄启东先生的一篇作品的题名，并不是说庄先生这篇东西特别好，一来是为了读起来顺口，二来呢，我们觉得这篇东西也的确写得清新可爱。”

启东同志不满足于过脱离人民的所谓“作家”生活。他和当时作家魏伯、诗人厂民（严辰）三人一同到三边（定边、安边、靖边）去体验生活。他在采访中写了一些作品，如《盐田行》和《给沙漠上的守望者》（都发表于《解放日报》副刊），就是这次下去的收获。

他们从三边回来后，深深感到一个作家必须深入实际，长期体验生活，才能在创作上有可所就。他们对于这次到三边“走马观花”式的访问，感到很不满足。他们要“下马种花”，长期深入群众生活。他们这种想法一提出来，马上得到中央一些领导同志的赞赏、支持。于是庄启东、魏伯、雷加、师田手、董速，以后还有柳青，他们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前，就由任弼时同志亲笔写信介绍给王震同志，到绥德分区去长期下乡深入生活了。

到绥德以后，他们受到王震同志的热烈欢迎。王震同志亲自陪他们吃了一顿丰盛的饭，并和他们一同照了相。这在当时困难的条件下，应该说，对文艺工作者是足够优待和重视的了。

以后，他们被顺利地分配了工作。师田手和董速分配到三五九旅部队中去。魏伯分配到米脂县当了副县长。庄启东先到米脂县河岔区（杨家沟）当了副区长，以后又和雷加一同分配到绥德县，庄启东到义和区七乡当乡文书，雷加也在一个乡当了乡文书。柳青是吴堡县人，就回吴堡当了乡文书。

在整风运动后期，我有事路过绥德，顺便看望启东，想他在乡下一定很辛苦，乘此去慰问慰问他。不料他的身体和精神都很好。他高兴地谈论他对整风的体会。他认为，一个共产党员经过了整风，在思想上增强了阶级观点和深入实际、实事求是观点，那是终身受用不尽的。

全国解放后，我在东北和北京几次碰见启东，他主要在搞经济工作了，暂时停止了文艺创作。十年浩劫中，他备受磨难，但终于挺了过来。新时期开始后，他一边继续经济理论方面的著述，一边又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文学写作，不放弃文艺这个武器。他这时主要写点回忆录和回忆性的小说。他的回忆，不仅仅是为了缅怀过去，主要还是着眼于现在和未来。他写过一篇散文《我的第一个老师》（发表于《中流》），是怀念张秋人烈士的，但是他想唤起人们注意，他说：“我常常想到，我们国家能有现在这样的局面，是由他和其他烈士们的鲜血换来的，真正来之不易！我们除了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一步一步地实现他们的理想以外，尚欲何求耶？”他写过《狱中记事》：《笼头》与《血布》两题（发表于《人民文学》），编者曾在评论中

指出：“这些描写狱中斗争的小说《狱中记事》，是精神升华的革命正气歌，真正的共产党人，即使在牢笼中也要大放光芒，成为改变环境、改变人的一种强大的力量。我们期待着更多的发扬革命正气之作。”

启东同志是“左联”的老兵，又是我延安时期的净友。他虽然一度中断过写作，但他对生活、对真理的求索从未中断过，他的心一直眷恋着党的文学事业。这就是他在八十高龄之际还能令人惊讶地写出新作品的原因吧。启东同志的实践说明：一个作家，如果能够眼睛向下，面向实际，深入生活，又能艰苦地努力从事创作，总会写出好的作品来的。

现在启东同志将他六十年来的文艺创作选集题名为《一个“左联”兵士的求索》，使我联想起，我和他从延安时期相识以来的交往事迹，我很高兴向读者推荐一个三十年代“左联”作家经过漫长而艰辛的生活道路，不断求索，给九十年代的读者送来的这一份奉献。

1992年10月于北京

# 小说



# 目 录

关于《一个“左联”兵士的求索》(代序) … 林默涵(1)

## 小说

|           |       |
|-----------|-------|
| 弃·····    | (1)   |
| 一对·····   | (3)   |
| 自杀者·····  | (7)   |
| 审判·····   | (13)  |
| 堕胎·····   | (16)  |
| 失业者·····  | (25)  |
| 夫妇·····   | (29)  |
| 水片·····   | (41)  |
| 笼头·····   | (48)  |
| 血布·····   | (54)  |
| 母与子·····  | (60)  |
| 绝食·····   | (70)  |
| 歌手·····   | (82)  |
| 雪霁·····   | (93)  |
| 在树林里····· | (103) |

## 散文·杂文

|                               |       |
|-------------------------------|-------|
| 上一代剪影.....                    | (113) |
| 盐田行.....                      | (119) |
| 微明.....                       | (123) |
| 一次特殊的旅行——记茅盾同志<br>从延安到重庆..... | (135) |
| 人们不会忘了你,任叔同志 .....            | (140) |
| 延安精神要代代相传.....                | (153) |
| 列宁的耳朵.....                    | (155) |
| 也谈“难得糊涂”.....                 | (158) |
| 我的第一个老师.....                  | (162) |

## 诗歌

|                 |       |
|-----------------|-------|
| 雨声的风.....       | (169) |
| 芦花.....         | (170) |
| 织女.....         | (171) |
| 蛙声.....         | (173) |
| 夏之夕.....        | (175) |
| 给你——被招募的新兵..... | (176) |
| 给沙漠上的守望者.....   | (178) |

## 其他

|                         |       |
|-------------------------|-------|
| 关于《春光》杂志的回忆.....        | (181) |
| 和邹子佩、何觉人同志一起坐牢的日子 ..... | (188) |
| 从秀才到共产党员——《铁血男儿传》跋..... | (200) |
| 我参加“左联”时期文学活动的回忆片断..... | (209) |

|                     |       |
|---------------------|-------|
| 对一件历史陈迹的辩证·····     | (219) |
| (附李何林《答庄启东同志》·····) | (225) |
| 我的得失录·····          | (228) |
| 后记·····             | (234) |

## 弃

小孩今天特别来得好玩，一醒来就咿咿哑哑说起话来。

“笑一笑吧！”妻子说。小孩果然笑了，撅起嘴唇格格地开声笑了。

妻子也逗得笑起来，得意地高叫着：“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立刻，妻子把脸阴沉下去，低声地对我说道：“不要弃了他吧，小皎，孩子是一天比一天好玩了，宁可我们自己苦一点吧！”

“我何常不是这样想呢！”我讨厌妻子爱说空话，所以我的声音有些火了。

妻子流着泪，把孩子抱得更紧一点，呜咽地尖叫着：“我不肯！讨饭我也要讨他大来！”

小孩还是咿咿哑哑说着自己的话。窗外的风咆哮地狂叫着。我沉默地不说一句话。

沉默，室内被沉默的空气统治着。

快到中午的时候了。妻子颤抖地把小孩交给我，眼泪扑簌簌地从她的脸上落下来。我理会她的意思，我就把小孩接过来。小孩，一触到我的双手却又格格地笑起来了。

一路上我不时注意小孩的动作。不晓得是什么缘故，今

天的小孩是特别来得好玩呀，有时候他竟做谄媚的样子，他仿佛已经知道自己的前途啦。他的两只小眼睛总是惊讶地盯住我，恐怕他在责备我吧！

到了育婴堂，我的心又突然地跳啦。门房叫出一位戴镜子的姑娘来，她笑嘻嘻地叫我走进会客室，小心地把小孩接过去。她和气地问道：“你为什么要将小孩子抱到这里来呢？”

“因为养不起他！”我说了这句话觉得身上很寒冷。

“那么以后会不会懊悔呢？”

“不会的！”我直爽地回答。

我走了。这位姑娘向我点点头，我的小孩转过头来用锐利的眼瞅着我，路上的飞沙也猛烈地射着我，我是被压榨得透不过气来啦。

我的心是要炸裂了。

我一推开房门，妻子迅速地跳起来，眼睛像电炬一样地探着我，她出神地注视我的前后。前后，没有什么，就只有我，我一个人！

她像是疯狂了，苍白色的脸绷得紧紧地，牙齿在格格地打战着，泪珠像暴雨般滚着啦。

我沉默地走进房里。这时候，妻子已经悠悠地哭出声来，她准备作长时间的哭泣啦。我呆呆地凝望着天上的云，云在飘忽地狂飞，我也恍惚地听到撞着窗子格格作声的风，风在嘶声地哑笑呢。

（原载《申报·自由谈》1935年5月1日）

## 一 对

蒙蒙的雨，夜已经是很深啦。马路上没有行人。一个巡捕突然从马路的转角上出现了。

骨挺的身子被裹着一套新的蓝制服，蓝得在街灯下不时地闪着光。皮鞋是怪响的。眼睛跟着皮鞋声一路很神气地溜过来。

他是愈走愈近了，他的眼睛已经溜到了站在阶沿上的那位西装青年。在黑郁郁的夜气下，那个人正在用手指弹着那个血红的香烟灰呢。

他朝着那位西装青年走过去。他还没仔细打量对方的相貌，他就叫起来：

“你……”

“不，”那位西装青年狠狠地吸了一口烟，于是用大姆指转动着无名指上的雪亮的戒子，又缓缓地说下去，“请你不要怀疑我。我在这里等待一个十年前的朋友。”

“十年前，我和我的朋友时常在这里一起喝茶（他用大姆指向背后点点），从前这里是叫做隆兴茶楼，现在是改为一半茶楼一半小食店了。我在日里看过。”

“我和我的朋友一天到晚在一块，我们谈着怎样可以过活，怎样才不会饿。”

“可是我们总是天天饿肚皮。于是就天天坐茶馆，或者天天跑马路了。是的，无论在那里，我们决不会是一个人的。因为我们穷，我们孤独，我们相互就更需安慰，更需要两人挤做一块。所以，别的朋友一看到我们总老是叫我们是‘一对！’或者说‘这一对人又来了。’”

他笑起来，几颗金牙齿闪砾着。又狠狠地把香烟屁股一抽，便丢到地上去。

“你没有什么事情吧？（抹了抹嘴，他又说起来了：）那不妨再谈谈。有一次，那便是十年以前的今天，（他的声音有些兴奋。）我是再没有方法在这个城市活下去了，我决意要去跑码头，碰一碰我的运道。

“那也是他，替我筹划了一点盘费，虽然他是竭力反对我离开他的。那天晚上我们还在那里（他头望望被细雨隔绝着的对面的店铺）喝过酒，这个酒铺大概现在是已经关门了吧。我们一直喝到酒铺打烊，那是半夜两点钟。我记得很清楚。（他伸出左手，看一看手上的手表。）喝了酒，我们就告别了。我们当时就约定，十年以后这一天，再在这里相会。无论怎样困难，必须设法见一面。此刻，（他又看一看手表。）此刻是一点二十五分。他还没有来。我猜想，只要他还在世上，他是会来的。当他看到我还活着，他一定会高兴地叫起来：‘你，你还没有死呀！’是的，只要他还活着。他是一定会来的。”

“那末，这十年来，你跑了一些什么地方呢？”

“地方？各处都跑过，算起来倒也不少呢。天津、北平、满洲国等等地方，差不多都跑到了。”

“在这些地方，你做了点什么营生呢？”

“那多得很。茶叶，菜馆，最近还经营矿产事业。”他又

把左手伸一伸，露出亮晶晶的那只手表来。时间已经快到一点四十分了。

“那末，你现在很得意吧？”巡捕这么淡漠地问了一句，也不等对方回答就走了。

“是。”西装青年漫声应着，用骄傲的目光送巡捕远去，在那边的一个转角上，他消失了。

一会儿，巡捕转弯的那个角上有一个人飞奔过来。他也著了一套西服，外面还裹着一件黄色雨衣。他一面奔着，一面大声地向着站在阶沿上的那个西装青年叫喊：

“老灰！老灰！”

那个被叫做老灰的也狂摇着手臂招呼他。他们见面了，很自然地互相紧紧握起手来。

“老灰，你到底还没有死呀！”

“你呢？不是一样也没有死吗！哈哈！”

“我们走罢！”他拉一拉老灰的袖子，又把手指捏一捏那衣袖的料子，笑起来，“猪猡，你一定行了高运罢，著这样好的衣服。”

“哈哈！那是很便宜的！你呢？看你的身上不是也不坏吗！”

他们走着，笑着。在夜雨中飘摇的两条长长的影子尾随着他们。

“我们到哪里去呢？”老灰问着。

“我已经预备好汽车了，再走几步，就在那转角上，我叫他等着。今晚我一定要陪你去玩一玩花姑娘！”

“老九！不！”老灰忽然高声地叫起来，“你不是老九！怎么你的讲话声调会跟从前变做两样了呢？你现在完全没有家



乡的口音！你不是老九！你一定不是老九！”

“怎么？我讲话的声调？是，我的声调已经变更了，那是因为我现在凑的朋友都是外方人。”

“不！不！你一定不是老九！老九不会叫‘花姑娘’，他是叫‘豆腐肉’的！”

“是，到汽车里我详细跟你谈吧！只要五分钟你就会明白。”

走进汽车。嘟！开走了。在静静的雨声和汽车轮子的转动声中。那位裹着雨衣的西装青年捏着手指电灯让他看这张条子。

“老灰：我正要说出：‘你，你还没有死呀！’可是你的香烟一亮，我立刻认出你就是我所要找的汉奸！那照片上的脸儿正跟你没有两样。然而，一等到你说出我们是‘一对！’我不知怎么的就不敢亲自动手了。所以，我叫这位老哥来。不过，你也许立即就会没有关系。请原谅我，我相信，我们仍旧是‘一对！’——老九。”

（原载《申报·自由谈》1935年7月26日）